

詩

疑

筆

記

詩疑筆記卷三

高郵夏味堂學

小雅上

四牡 不遑啓處

毛傳啓跪也說本爾雅孔疏未申其義案爾雅郭注
小跪也文選月賦仲宣跪而稱曰注引聲類跪跪也
跪與啓聲相近故借作啓古人之跪卽坐也曲禮云
授立不跪少儀云授立不跪訓義相同傳蓋言受命
卽行不暇安坐而燕居也子嘗諷詠全篇覺其說有
未確者此詩後三章皆以將父母爲念首章我心傷

悲亦傷其不能養也此章獨言己之不能安居似不
倫且嘽嘽既作馬勞喘息解則在途久矣而又云受
命卽行文義尤不順竊疑啓處亦謂父母也啓處與
尙書起居相似言不能奉父母起居也啓起字古通
用處居也故采薇出車皆云啓居但彼念室家此懷
父母言固各有當耳

釋名起居也是啓起可通用之
證後漢書岑彭傳大長秋以朔

望問太夫人起居漢以後皆
以問安爲起居或本於此

常棣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毛傳求矣猶求兄弟也理極渾含鄭箋以原隰定高
下之名兄弟立榮顯之名相比儼殊覺不倫朱註承

死喪說謂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未安竊意此二句指兄弟遠遊在外言爾雅釋詁哀多也詩意蓋言外出者遠歷多途川原積疊他人縱欲求之或憚勞中止惟兄弟思念之切亦必往求也上言其死此言其亡下言其急難外侮而喪亂之事盡矣手足之愛亦備矣遠出者必經原隰故皇皇者華云于彼原隰烝也無戎

烝衆也言良朋雖衆皆無能相助也毛訓填鄭依爾雅以塵填同聲釋之殊迂滯朱註作語辭亦未盡

伐木 不求友生

古稱父兄與師曰先生謂先我而生也子孫與弟子

曰後生

商頌以保我後生
論語後生可畏

謂後我而生也此友生則

謂其同類而生年相近者也秦漢後遂單呼曰生如

史記魯兩生酈生之類學徒概曰諸生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敘友生而忽及神聽何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精誠之至未有不通乎神明者也尙書云負罪引
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此父
子兄弟間之通神也小雅小明云神之聽之式穀以
女此君臣間之通神也大雅思齊云神罔時怨神罔

時恫其本在刑于寡妻此夫婦間之通神也及讀此詩而友道亦通乎神聽則五倫之盡否稟稟乎皆有神監之世之處人倫而同獸行者其不爲神所殛也幾何哉聖經之垂教萬世切矣

天保 何福不除

除毛鄭訓開朱註謂除舊生新俱未安竊謂除與儲同古字通用言福皆蓄聚也易萃君子以除戎器釋文除本作儲是其證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鄭箋以戩穀罄宜指羣臣說固不合朱註通節皆以

受祿言則天保全篇似但言獲福而不言致福之由
竊謂詩意蓋言時雖鼎盛天不予以聖神文武之資
則無德之福將不能勝故俾福必由善而得戩福也
穀善也戩穀卽尙書所謂福善也戩穀而德無不宜
則所獲之福亦無不咸宜百祿乃有以受之旣受矣
又復降以遐福者戩穀之君子彌自敬德朝乾夕惕
維日不足也事神則孝享治民則徧德乃其戩穀而
維日不足之實以莫不興章言君身盛長之福至末
章無不爾或承則神享民樂合四海之福以爲福鳴
乎天人之際毫髮不爽矣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鄭箋謂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禮字尙添設
愚謂國家昌熾時民俗易趨於浮華臣下皆樂於競
功福必不永文武之世風氣質樸略無歉於日用飲
食之中亦畧無慕於日用飲食之外殆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之象也故繼之曰徧爲爾德此之謂太平此
之謂久安長治作詩者非周公而能及此乎

出車 彼旃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胡不旆旆孔疏言皆旆旆毛詩中雖多此句法然與
下二句不相聯屬鄭箋破瘁爲悴謂憂其馬之不正

尤覺添設詩意蓋曰旗旐建於車整而直則旆旆然

矣今胡不旆旆也

毛傳旐垂貌垂則整齊而端直可知大雅桑柔旐旐翩翩國語周語

引詩注翩翩動搖不休得毋司建設者勞疲已甚耶止之意卽不旆旆之象

故因念及僕夫況瘁悄悄不安寫出王師將士同甘

苦心事

周禮軍事建旌旗雖司常主之及其在道不必皆司常主之也左傳宣十二年晉廣少進

馬還拔旆投衡乃出夫車馬進退御者之事拔旆而出必御者爲之御可司拔則亦司建設可知是詩故因旗旐而念僕夫也淮南兵畧善用兵者不擊填填之旗注填填旗立竿端貌是旗旐乃一軍之望故

詩人倦憊於此

往城于方

毛傳方朔方也毛因下有城彼朔方句故不專指地

名竊謂如傳義節去朔字則方字爲不辭案六月三章云侵鎬及方彼正言獫狁侵奪之地則方乃華夷要害所關恐其侵犯故先往城之而後襲之也方地在北故繼之曰朔方

杕杜 匪載匪來

朱註用鄭箋意言不裝載而來似與兩匪字語氣微隔此句乃故設猜疑之辭言非又載之而他往出車謂之載矣是載而往也非能罷戍而卽來遠人行止難料真令人心憂也

魚麗 旨且有

有豐也豐較多而又進矣周頌有騷歲其有毛傳豐年也此詩有字義與彼同吉日篇云其祁孔有祁亦訓衆其衆甚有是有更勝於多爾雅釋詁懋麗有也懋麗皆訓大則有亦訓大乃多之至也大雅公劉亦云爰衆爰有

南有嘉魚 烝然來思

上章甘瓠烝之言現在之賢莫不固結此更言聞風者羣然咸來故燕而又燕也烝衆也鄭箋必訓作久則太泥

蓼蕭 宜兄宜弟

毛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語未分明孔疏因鄭箋以

君子爲天子遂謂天子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殊覺不
倫朱註以君子爲諸侯謂諸侯多疑忌兄弟如晉詛
無蓄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以
警戒之兄弟止就一國中說愚意應指各國諸侯說
同姓固當敦兄弟之好卽異姓亦當式好無尤如兄
弟蓋天子尙以豈弟睦諸侯則羣侯更宜修睦以同
佐天子庶乎令德不虧而國祚永久安樂矣

湛露 匪陽不晞

鄭箋以此句喻人君賜爵則色變肅敬承事失之過
滯竊謂詩蓋極言天子慈惠之恩隱喻今夜之醉飲

將不至日出不止此所謂發乎情者下三章載考

也謂成禮也 令德令儀則止乎禮也

莫不令德

鹿鳴曰德音藁蕭曰令德此詩曰令德古人皆飲之以觀其德不則亂且爲禍矣酒誥之所以作也

彤弓 一朝右之

毛傳右勸也

孔疏謂勸有功非以酒勸賓

朱註同又申言曰尊之

也鄭箋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俱覺未安夫唯饗故可以終朝言舍饗禮而言勸與尊則一朝似無著鄭箋必拘獻在饗前以右爲奠於薦右奠固賓之

自莫耳安得謂天子右之耶竊意古文右與侑有通
右卽侑幣也左莊十八年傳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
命之宥杜注命以幣帛宥助也僖十五年命之宥杜
注同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杜注助以求帛以將厚意
皆饗時之宥正此經所謂右之也鹿鳴鄭箋飲有酬
幣食有侑幣案大
飲賓曰饗故饗亦稱飲
酬與侑名異而實同 侑與醕竝饗禮中事故皆曰
一朝也儀禮有司徹右几鄭注古文右作侑周禮以
享右祭祀鄭注右讀爲侑儀禮聘禮朝服致之以侑
幣鄭注古文侑皆作宥是右侑宥通用之證

菁莪 錫我百朋

朱註謂見之如得重貨之多說固永安鄭箋古者貨
貝五貝爲朋此言得祿多也其說亦不確據漢書食
貨志五貝之首曰大貝其制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
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則一朋直錢四百二十文百朋
裁直錢四十二千文耳卽如鄭注五貝爲朋百朋亦
祇直錢百千烏得云祿多案周班祿之制卽以下士
而論孟子云祿足代耕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
八天子之士卽與侯國同亦當得田百畝若以周禮
載師之文推之下士當食邑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
地家邑卽縣大夫之采地也由大夫而卿而公其采

地由家邑而小都而大都每上以四則每下亦必以
四由大夫而上士而下士亦必由縣而甸而邶而
邑也下士且當食四井矣奚翅百朋之錫哉況論定
而官有不止乎下士者哉竊謂人才登進君子以禮
儀相接或燕樂之當有如鹿鳴所云承筐是將者酬
幣侑幣稠疊豐腆故曰百朋之錫耳恩禮如此其爲
喜樂更當何如 唐昌黎韓氏亦同鄭說行文斷章
之意固不必拘耳 祿者其所當得百朋乃得之意外
逾于常格者易曰或益之十朋之
龜語意
正相似

六月

序言笙詩六章廢與鹿鳴彤弓諸什同例則作序時
六詩尙存可知夫豈毛公衛宏所能僞爲乎至笙詩
序中所云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則毛公之言而後人
竄入耳

獫狁匪茹

毛傳訓詩皆以茹爲度故鄭箋此詩因之然謂非其
所當度爲殊不辭竊謂茹柔弱也言獫狁匪弱敵也
楚辭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茹柔爽也當用
此訓

采芑 其車三千

鄭箋謂宣王乘亂羨卒盡起殊謬孔疏以六鄉積算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二千五百乘虛五百乘而曰三千雖舉成數經固無夸誕若此者也周禮地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以餘子爲羨康成不從謂餘子卽大夫之子意蓋以羨卒備居守及更休之用無空國而往之理況乘亂後愈宜撫恤何爲反起之乎

小司徒田與追胥竭作李氏景齊謂田乃暫時事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不患其盡出也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紂牧野之師七十萬通圻皆發而往之理其說甚當

晉作州兵亦盡用之宣王豈宜出此後世若隋闕丁口唐括逃戶皆衰亂之世非先王之政也至王氏謂

言集言
合諸侯之師故有此數朱註用司馬法積算三十萬人皆未免過當恐秦皇漢武之不恤民命者幾得以藉口矣獫狁強於蠻荆遠甚六月之詩止曰元戎十乘而已選鋒若此其餘孔安之戎車可知何爲勤三十萬衆而加諸小醜乎竊疑三千者隨車之師數也下句云師干之試言此三千之師其扞敵之力皆可用也下章旗旐央央亦見將帥軍衆皆備稱師非稱車也故毛傳首章無明文而於三章特標之曰三稱此者重師也篇中三稱者惟其車三千一語耳訓義甚明武王伐紂不過三千人惟一心孟子稱革車三

百輛虎賁三千人

書牧誓序孔疏兵卒止二萬一千人

已足永清大定

而謂宣之南征百倍於武必無是理矣

三章云陳師鞠旅言將戰

時士卒亦適合三千之數師千云者舉師可以蓋旅也大雅皇矣爰整其旅鄭箋五百人爲旅下箋又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也可爲此詩師旅作證不得以師旅作通用之辭數至三而奇偶備故詩中言多者每以三爲程如三壽作朋三英粲兮如賈三倍之類是也以什計者三十維物終三十里之類是也以百計者胡取禾三百廛兮三百維羣之類是也以千計者此詩及駉牝三千之類是也以萬計者公徒三萬之類是也

約軼錯衡

毛傳軼長轂之軼也與說文同說文又重出軼字左
从革然則軼乃約轂之朱革與轂爲二周禮巾車孤

乘夏篆方叔元老當在三孤之首約軼正所謂夏篆也孔疏引說文脫去之軼二字是卽以軼爲長轂誤甚

顯允方叔

爲將帥者非明無以悉衆情非信無以固衆志既明且信則六軍如一人矣不假威而威自立此王者之師所以無敵天下歟 湛露之君子以顯允見臣德此以顯允見將才然則陰詐之徒亦自敗以敗國家耳

吉日 既伯既禱

毛傳依雅訓以伯爲馬祖案田獵祭馬祖於禮無所
徵故孔疏止假牧人四時之祭推言之非有確據也
竊疑伯卽貉也周禮春官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
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
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又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
所思之百誓亦或爲禱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
兵祭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禱祭禱氣勢之十百
而多獲詳釋二注正足爲此詩注脚禱貉音相近而
貉貉古通用

詩皇矣貉其德音鄭箋作貉禮
記中庸施及豭貉釋文作貉

故禱貉

亦通用也貉貊同用故貉百亦同讀百伯又通用

穀梁

傳三十二年傳百里子釋文百本作伯孟子百里奚韓非子難言作伯里奚故伯卽貉也

出征曰禡甸獵則曰貉故爾雅分釋之田事齊足尤重於馬而禡字亦從馬故釋之曰馬祭以見名異而實則同也說文引此詩作旣禡旣禡尤其明證

麇鹿麇麇

駕車以壯捷爲貴則馬必取乎牡從禽以蕃息爲貴則獸必取乎牝故此曰麇鹿下曰小貍而鄭箋其祁亦曰其麇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傳漆沮之水應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案漆沮祇聞多魚鹿乃山獸不應生於漆沮水天子之所亦苦無着朱註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至同州入河朱子蓋据禹貢孔傳及當時水道言之案禹貢導渭條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是漆沮在涇之東自入於渭不徑入河又鎬京至漆沮中隔渭水必越二百里驅禽渡水而來田似亦與情事不協竊謂漆沮之從卽指渭水禹貢雍州漆沮旣從可證也天子之所與下瞻彼中原爲一事大雅緜所云周原膺膺彼注云周原漆沮之間也

玩之間字則當作二水孔傳禹貢所云原隰底績也
合而爲一云一名洛水非是
鄭氏箋詩以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恐亦未然篤公劉
止言昭齒土以定居耳禹貢則舉雍州全局言之荆
歧終南云云言其山林原隰云云言其平地皆自豐
鎬以東極乎涇渭以西故此詩中原亦在原隰中其
地應在終南之北渭水詩意蓋謂獸所同聚在漆沮
之南去鎬京百里而近
所從渭水之南平原間乃天子田獵之所也渭去南
山不遠
原在其中獸
同聚於此然則詩何不曰渭南而必迂其途於漆
沮耶曰渭水甚長中原平曠之處正與漆沮入渭兩
距處相當故特標出之

鴻鴈 謂我宣驕

毛傳宣示也鄭箋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義皆未晰

竊謂宣徧揚也驕與僞同莊子達生篇方虛僞而恃氣詩意蓋言彼愚人不知使臣仰體王心方謂其馳驅營度徧處張皇爲虛僞而不實也今俗語猶謂疾呼徧告而言過其實者曰宣

汚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傳箋註訓俱未順詩意若曰諸侯叛服不常不將成亂機乎然未有肯無端而思亂者使上之恩德誠足以撫字之如父母懷柔其子誰無瞻依之心乎此正序所謂規宣王也

鶴鳴 爰有樹檀其下維穉

鄭箋謂喻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朱註謂愛而知其惡案毛傳訓落則非另有一木難分君子小人穀猶可以言惡若隕落則非其得已雖嘉樹亦所不免似未可概以惡目之詩意蓋謂樹檀之得地而高茂者固有之矣其爲林木蔽壓雨露不及而隕落者亦不乏也以喻賢人之特拔而在朝者固有之矣其爲流俗蔽隱草茅伏匿而隕落者亦不乏也傳所謂舉賢用滯者此也

其下維穀

此言衆材亦當節取也毛傳惡木之訓太過與上下

文義不類

白駒

此詩首二章傳箋註皆謂賢者已去托白駒以思之
非也夫賢者既乘駒而去則其始固已來矣三章賁
然來思當作何解賁然者思得其一來爲光榮也若
已來而去何得復作此語四章因泥於賢者既去之
說遂歎其乘白駒入空谷夫曰在則本未出山之詞
何得言入竊謂全篇皆求賢孔急未來而冀其來之
辭今隨文解之

一章二章

白駒可供苗裔者不敢遽斥言養士言尙可供行季
之往來如請見者願侍左右之意繫維以永朝夕者
言不敢望其久留得一日奉教爲幸也逍遙嘉客者
言不遽煩以庶事也皆甚望其來而委婉致意之詞
曰白駒曰繫維則古有乘騎者矣故毛傳云有乘
白駒而去者

三章

賢者而果肯來乎則賁然有光矣天爵修而人爵從
之公侯非異人任矣論道職要非庶司百職之才可
比其逸豫何患無期

無期豈無期也

何必優游遠遁始可逸

豫哉 賢者非好爵所可縻故特着兩爾字言乃其
性分自具之寵榮也漢武帝詔曰有從吾遊者吾能
尊顯之易兩吾字則殊失尊賢之體朱註引田橫來
大者王小者侯相擬亦似與語氣不肖小明靖共爾
位鄭箋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孔疏爵位是
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鄭又解
之言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女位也據彼箋疏
足證予此說 賢者亦非徒好逍遙逸豫一委質則
必致其身故嘽嘽嘯傲不敢輕任其勞伊尹之幡然
必待三聘之後者此也好賢之君能洞見其情不憚

再三譬解之夙夜匪懈賢臣事君之忠逸豫無期令主優賢之渥並行而不悖也

四章

前三章皆急盼其來此章於不來後猶有餘望也曰在彼者終守故山而不爲我所繫維也曰生芻一束者其欲甚淡非苗藿所可動也曰如玉者其品潔而貞非公侯所能溷也其尙時惠以德音而不遐棄我乎未來而展轉勸之旣終不來猶思其音問而低徊眷戀之好賢若此庶乎賢者之可來宣王亦當聞而自儆矣

黃鳥 復我邦族 復我諸兄 復我諸父

族疏恐其不見收也因計及於諸兄兄弟雖敵體而體漸分猶難必其收我也因計及於諸父衰世之人情不獨異邦難處也聚族而居而不管秦越之矣數我字分外黯然有此身無歸之象

我行其野 言就爾居 言就爾宿

就居爲久圖旣不可得則就宿爲暫計孰料其亦不我畜哉世情衰薄如繪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箋疏必粘定夫婦說太泥宋儒皆謂實不以彼富而

厭我貧亦祇以新婦爲特異故棄我耳誠不失詩人忠厚之旨然語氣終覺未肖竊意是人所往依者必富人也爾時民俗澆薄富者各務自私絕無睦嫻任卹之誼人情大抵同然矣故詩言爾旣不念舊而畜我可見世之能成全人者不在於富祇在其人能異於流俗耳薄俗波靡能矯然自異者鮮矣豈不深可慨哉夫下之俗敝皆上之人無政教以化之也故序以爲刺宣王

斯干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兄弟有閭牆之憂而欲宜室家樂妻孥難矣故必自

此端其本 始之兄弟妣祖終之以夫婦子孫笑語
之適寢興之宜所以考室者吉祥皆備其諸異乎後
世之所謂鳳皇芝草者與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

上句以橫言高而端也與魯論趨進翼如相似下句

以縱言直而堅也

棘質最堅張衡東京賦
桃弧棘矢是棘可爲矢

如鳥斯革

言室之新成如鳥翻之既革爽適而朗潔也蓋鳥當
孳尾後譙譙脩脩離徙歷亂至希革而氣象一新矣
下句羣飛則言其反宇棟榮之翔起與此自別

爾雅
釋鳥

鷹隼鷙其飛也 羣說文羣大飛也

毛傳革訓翼鄭箋如鳥夏暑希草

張其翼皆與斯翼句複疊朱註用蘇氏其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亦似與上下未甚分晰

君子攸躋

此章皆自下仰觀之象故曰攸躋

殖殖其庭

毛傳殖殖言平正意未盡案廣雅釋詁殖殖也殖殖

蓋言中庭之甃密積而平直也

陳風中唐有甃毛傳中中庭也唐堂涂也

有覺其楹

覺固訓大訓直而此句則言其明蓋卑且偏則不能

明也

其楹謂前楹之地不必但指楹柱

下文皆喻言其寬快有容噦

噦言其深邃不竭

君子攸寧

此章皆自外窺內之象故曰攸寧

載衣之裳

男子上衣下裳女子不殊衣裳故以裳別之

無羊 九十其疇

數至九與十而極故言多者每叠舉之此詩及豳風

九十其儀皆是

節南山 有實其猗

猗與倚同言南山之石皆堅實故相依倚以成其高
凡物之實者無不平少虛焉則偏缺矣師尹之不平
何爲哉惟無輔王恤民之實心故不能平其政政不
平故天屢降蕃民興謗譏天人皆以不平應之而曾
不知懲歎焉將安所倚恃而不恐乎諸家說並牽強
皆由有實句未看清耳

大雅桑柔篇云有空大谷
有空正與此詩有實相反

式月斯生

小人陰氣象月其亂之方生未艾如月之哉生也

正月 癘憂以瘳

畏人莫若鼠小心之甚者其疾苦若鼠故曰癘憂

爾雅

釋詁瘋病也孫注瘋者畏之病也兩羊性躁擾畏人無正篇鼠思泣血亦自憂孤危之辭之甚必至躁擾不寧其疾又似羊故曰以痒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鄭箋胡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意極沉痛孔疏推及父祖子孫殊沾滯悖理朱註用歐陽本義適丁是時極渾融但細釋其說皆與下二句意脉終不甚貫且似與兩自字未合竊疑詩意蓋言進退俱不能由已也

自由也所以不能由已者訛

言之反覆足以病我耳

大雅瞻卬篇與此同彼詩承寧自今矣說下自當作適丁

是時解較之

此篇遇別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鄭箋謂其可賤朱註謂言之好醜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義似未盡詩意蓋謂讒人嫉正好醜皆任彼口中反覆甚易其鋒可畏彼徒快私心之愛憎而不以國事爲憂我之憂心愈甚是以益招侮也

念我無祿

鄭箋不得天祿意未顯朱儒無祿作不幸解與下文于何從祿句亦似欠貫竊謂此詩蓋大夫之遭讒失位而懼罪者念之而自傷也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

此指同官之已獲罪者民卽下哀我人斯之人古民

字多與人字通用如小旻匪先民是程商頌那先民

有作

小旻孔疏引國語昔曰先民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者也

論語逸民孟

子天民之類皆是不必專指蚩蚩之氓故曰並其臣

僕上章民之訛言鄭箋人以謠言相陷入使王行酷

虐之政夫其人能於君前陷人豈蚩蚩衆庶所能哉彼民字指在朝構陷之人言此及下民今之無祿

皆指同朝被讒之人言云我不敢倣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篇民莫不逸下

則民卽我友亦非衆庶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鄭箋遂謂民當求君而歸之

殊非理朱註則謂如視烏之飛不知誰止案此篇後

章又云誰知烏之雄雄邶北風莫黑匪烏詩人多以
烏喻盈朝小人昏亂無別之狀未嘗引以自喻及借
以喻民也詩意蓋謂視彼譏昏之人早集於朝已如
烏之爰止於屋烏聲爲人所惡與譏口相類後往者將復於何投
足乎于往也正以申明于何從祿意
既克有定靡人不勝

毛傳解既克有定二句太畧王肅述毛云既有所定
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意殊牽強鄭箋尤迂晦朱
註採用蘇氏天定勝人之說亦未自然且勝轉音升
與其說又似相左竊疑此章仍承上章無祿及于何

從祿而太息之也若曰中林之木大者爲薪細者爲
蒸其材皆可用也今方殆之民仰視天心何夢夢畧
無察識耶夫材旣一定而不可消則大小唯其所用
當無不勝任矣天心豈誠憎惡斯人概從屏棄耶不
然何皆終於無祿也伊誰者求其可憎之事與人而
不得也大雅棫樸之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櫛之旱麓
之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皆言有是材則能備是
用故曰旣克有定靡人不勝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

毛鄭以山喻君子岡陵喻小人言爲君子人尙謂之

卑況爲凡庸小人其說太迂朱註謂山爲卑而實則岡陵之崇民之訛言如此矣語氣極合唯以岡陵爲崇似尙可議爾雅山脊岡謂山之長脊不必如山頂厓屨之崇大阜曰陵更不必其至高故論語以邱陵爲可喻斯二者謂之卑猶非盡訛言也竊疑此山字乃舉全體而言岡陵舉一支一節而言詩意蓋謂山極高大而人謂其卑不過爲岡爲陵而已所謂訛言也天保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以下文如川之方至例之如山字應一類亦舉全體而言阜岡陵乃其中之由卑而高以次漸增者不能與山爲敵也川方至若云如溝如澗如澮由小而大亦不能與川敵也山詳舉川渾舉乃虛實互見之法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鄭箋謂侮慢元老不尙道德而信徵祥班固藝文志說亦同朱註則與故老分作兩項人皆自以爲子聖竊謂故老乃舊家世族如尹氏皇父輩皆宣王時勳臣之後也王卽有召問亦虛詭欺隱如說夢然其君臣反皆自以爲通明畧無別異故訛言卒莫得而懲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鄭箋以虺蜴比今之人固不合朱註謂皆毒螫之蟲案蜥蜴亦不能爲毒螫竊意詩特取其陰伏之形性

爲喻也蓋謂出言者亦明目張膽

號呼也

大歸乎倫脊而

已今胡以訛言陰肆其毒使我局蹐不能安耶爲虺
場與何人斯篇爲鬼爲蜮意相似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申毛義謂無用賢之實蓋取雅訓仇仇傲也之義
朱註以仇仇爲仇讐義俱未盡案毛傳仇仇猶讐讐
竊謂讐讐猶囂囂也十月之交篇云讒口讒囂釋文
韓詩作讐讐古讐讐通用大雅抑篇云聽我囂囂毛
傳囂囂猶讐讐也此仇仇正指訛言說言執持我以
讐讐之訛言亦不容我盡其力所謂抗我也爾雅仇

仇敖敖傲也釋文舍人本傲作毀釋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警警衆口毀人之貌李巡說同可爲明證

終其永懷

鄭箋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宋儒謂永思其終皆與下文又窘陰雨不貫竊謂懷當作壞古字通用此下皆以商車爲喻言車歷久將敝毀也車久將毀又爲雨淖所困則顛覆必至喻王國事積久將衰又爲訛言所蔽則危亡必至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左傳襄十四年王室之不懷釋文懷服本作壞是古

字通用

寄矣富人哀此惻獨

富人卽指上有屋有穀者不必如孟子之斷句取義
左傳昭八年杜注寄嘉也此詩寄字亦當訓嘉言彼
有屋穀則誠嘉樂矣惻獨卽指上無祿天祿所謂念
我獨兮也

十月之交 以居徂向

居葢愁遷有無化居之居言令有車馬者盡以所居
積移往已邑也箋註皆解作以往居向語勢不合
職競由人

鄭箋朱註並以由人粘定噉沓背憎說與上匪降自

天句欠貫左傳僖十五年引此詩杜註亦未明晰詩意蓋謂孽之降皆人主之不啻其爭取之也左莊十八年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襄二十三年傳季康子使冉有弔於宋曰使肥與有職競焉職競蓋古語

彼注云競遠也

大雅桑柔亦云職競用力

天命不徹

爾雅不徹不道也竊疑徹當訓去言屢出災異以警懼之是天意未遽去也語意與左傳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相似如此方與首三節相應蓋作詩者孤忠眷戀時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故旣曰俾守我王又

曰不敢自逸

兩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毛傳舍訓除孔疏因謂反舍彼有罪伏辜者而不戮
朱註則謂彼有罪而饑死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

二說似皆未安淪胥者牽率之謂言因有罪而波及

無罪也若有罪既已舍矣烏得謂之淪胥乎

小弁篇無淪胥

句則舍可訓除竊疑舍當訓處言處彼有罪者固當伏其辜

矣若無罪亦何爲淪胥徧及乎

舍亦訓止言止有罪者伏辜可也止與處

義同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趙注舍者止也

周宗既滅

鄭箋周宗鎬京也孔疏因訓周宗爲宗周言周爲天下所宗後儒皆遵其說第因作詩時幽王尙未遽亡旣字未免觸礙故朱註謂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王氏曰周未滅而曰旣滅者滅之形成故也亦覺牽強孔疏又謂可宗之道更添設且詩明作周宗寃與宗周有別竊

疑詩意周宗蓋謂周之大宗也其時伯服立而宜臼廢是周之宗子旣滅矣國本搖則人心去是以羣臣解體諸侯失朝十月之交云豔妻煽方處言其方見寵幸此則更傷其因寵幸而易儲也大雅板篇宗子維城無俾城壞鄭箋宗子謂王之適子彼因禍之將

及宗子尙以爲憂況已有廢立之大變故乎如此解
既字方有著落或曰正月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亦未滅而作既滅之說可作此詩註脚案毛公威
訓滅雖與說文同余謂威較滅義似少淺蓋對赫赫
字而言謂周之聲靈本極赫赫爲褒姒所威損如烽
燧妄舉而諸侯不至之類是也又滅亦訓盡大雅桑
柔滅我立王鄭箋滅盡也謂窮盡王之所恃以立者
褒姒威之即使威滅同義當亦謂窮盡國脉非謂滅
亡況彼詩並無既字語勢不同鄭箋謂此篇爲刺厲
王周宗既滅似與流彘相似然與全篇語意不合或

又謂此詩當作於幽王既弑平王初遷之時於時正
大夫離居無肯從王遷東都者故曰謂爾遷於王都
云云夫平王縱不克振作其初政亦何遽至疾威爲
惡耶此又以文害辭者也左氏昭十六年傳引詩作
害故慨想宗周左氏斷章取義引
詩字句多不同未可概引以說詩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正大夫卽下三事大夫邦君諸侯也我我正大夫也
離居莫知我勩卽下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言皆散處
自逸莫知鞠躬盡瘁也六句義自一貫鄭箋以正爲
長官三事爲三公別散處隨行爲二又謂莫知我民

之見罷勞迂贅殊甚夫三公諸侯而外所謂長官者復何人哉

戎成不退

戎謂犬戎也其時犬戎已有蠢動之意故申侯乘之以爲亂各注家訓作兵字非也不退謂不能思患豫防以卻止之

會我讐御

讐御卽作詩之人序所云大夫也周禮夏官大僕下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皆左右近侍之臣

莫肯用許

許乃諄之譌與遂瘁退韻讀許非也釋文徐息粹反

卽以許作諄亦非也諄旁卒告也

爾雅釋詁

許旁平問也

說文爾雅釋言許言也郭注相問許

訓本不同以隸書卒或作卒傳

寫者樂從省文又省去上ノ作乙遂成平故諄多譌

許而舊詁自在故音釋家皆云許或作許息粹反此

詩及陳墓門篇歌以許之皆是讀經者不知是正因

遂多以兩字通用而訓義亦混淆如大雅皇矣篇執

許連連鄭箋許言問也本音信而釋文云字或作諄

並同他可例推矣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傳謂以言進退人固與責成君子意不合鄭箋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以答爲距而違以退爲不答難之義尤謬矣朱註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又多出問字一層竊謂詩意甚平近不過言舉朝皆承願意旨唯諾成風而已少被譖毀卽引退苟全莫有冒艱危而訊告於王者兩則字庸臣情狀如繪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鄭箋以不能訓拙朱註以不能訓忠竊謂不能言盜

瞽御自謂瞽御無言責又分卑言不足重故曰不能
不必騰諸口舌惟實心憂國鞠躬盡瘁而已所謂憊
憊日瘁也

智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箋以能訓善朱註以能訓佞竊謂能言蓋指凡百
君子有言事之資者巧言如流所謂聽言則答也俾
躬處休所謂譖言則退也

小宛 螺贏負之

毛傳負持也竊謂不若訓抱與螺贏情狀尤合內則
詩負之孔疏以手承下而抱負之淮南子說林云負

詩經集註
子而登牆高誘注負抱也大雅抑亦既抱子言育子者亦以抱義爲近

小弁 我獨于罹

毛傳罹憂也訓本爾雅朱註因之竊謂罹離古字通用言人莫不羣居得所養宜曰獨被逐他往而遠離也于往也正與提提羣飛喻意反對下章不離于裏離則訓附麗古多一字而兩義相反者如亂亦訓治祇訓病亦訓安旣訓已往亦究將來之類是也

疾如疾首

疾惟在首者慘烈不可忍醫家所謂真頭痛也故衛

伯兮亦云甘心首疾今諺語猶然

維足伎伎

毛傳伎伎舒也

凡字從支者皆舒緩之義事物支持者於勢皆不急也木之有枝旣象舒

散路歧與樹枝同跂足亦遠望遙待不近接也他皆類此字音相近者義亦相近

伎伎訓舒故召南采芣祁祁亦訓舒遲大雅韓奕祁

祁如雲訓徐艷徐卽舒義祁提聲相近故魏葛屨提

提訓安諦爾雅釋訓提提安也安亦舒義公羊祁彌

明左傳作提彌明是祁提近也古字从斤者多與元

音近

如旂折之類

提作祁亦作折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

折爾鄭注安舒也祁又與祈近大田興雨祈祈毛傳

徐也音義皆相推遞及舉此一端而六書之義可觀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譬彼壞水疾用無枝

此章諸家俱僅指太子說似於義未盡案鹿固喜羣然當奔走而猶遲留者待其牝耳觀雉之求雌可以見例竊謂詩蓋刺王之廢申后也言鹿尙待牝雉尙求雌王何忽於夫婦之情乎因疏后而並及其子是無異木傷於內而其病遂至於無枝也

涕旣隕之

既盡也

如或醕之

鄭箋受而行之固是竊謂燕至旅酬而後主賓款洽詩意蓋喻君子之於讒人浹洽無間也故節南山亦云既夷既懌如相醕矣

伐木倚矣析薪地矣

毛傳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順其理朱註因之言非罪相加薪木不若竊謂倚巔意似比擬非倫謂倚地爲不妄挫折夫既伐且析矣尙何妄不妄之有此詩倚字當如左傳諸戎倚之倚字解言牽戾其後也伐

木如逐鹿必牽其後乃踣其前以喻必逐其子而其母乃終黜也拙者順而逃及之以喻因黜其母遂不能留其子順而及之也

子之佗矣

毛傳佗加也以意解之朱註同竊謂之往也言子乃被逐而往佗所矣度其時已在申國故云然國語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射甫比逐大子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又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觀二人之言則此章詩義瞭然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
我梁無發我筈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章毛傳無文鄭箋登顛入淵人無所不至雖逃避
猶有默存者王無輕用讒言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
者知王有所受之王心不正也取義迂晦殊甚朱註
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
讒譖也夫前數章已將己之遭讒被逐歷歷言之矣
豈至末章而始慮屬耳者之生讒譖哉毋逝我梁四
句諸家亦無意義竊謂此章極言讒言不可聽而憂
其禍及王身也讒人之說窮高入深極口樞點無所

高第錄
不至君子若輕用之則正論不可復聞如屬耳於墜
一切隔絕矣耳屬于垣與面牆而立語意略同下四
句更進一層毋令由此而益盜寵亂政恐其危亂且
及王躬矣復何論太子哉我我幽王也親之之辭此
解方與邾谷
風篇有別

弟紀堂校字